

導讀、攝影◆楊仁江、張崑振

# 金門洋樓風華



導讀、攝影◆楊仁江、張崑振

# 全門洋樓風華



# 局長序

戰事紛擾的歲月裡，金門的鄉民為了爭取生存，紛紛出走異鄉，這波人口遷移潮陸續於十九世紀中葉至民國初年，當時中國正值兵荒馬亂，東南亞的歐洲各殖民屬地，成為金門鄉親的希望，其中以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等地為主，為求發展，以勞力的付出，換取微薄薪資，相對於金門商業的蕭條，南洋繁盛的貿易，誘使原鄉數十年或數代人出洋，當然也瞭解基層勞力的條件下，少數漸而轉向經營貿易，經商致富，這些在外打拼的金門鄉親們於東南亞人口高達數十萬，金門成為閩粵地區重要僑鄉。

異鄉打拼的「出洋客」們，為彰顯自己在異鄉打拼的成就，紛紛於金門家鄉興建宅邸，並且娶媳婦、買田地，部份經濟優渥者，更擴及同姓族人，甚至捐資興學、修建祠堂、造路等公益事務，也嘉惠金門原鄉之各項公共設施發展，這些善舉，促進了金門整體經濟的進步與發展。

興建宅邸彰顯成就的同時，建築宅邸的類型中，大部分出洋返鄉者仍然選擇按照家鄉原有的建築形制內挑選修建或新建宅邸，其部份於傳統形制加以變化，出現起疊樓、加入南洋殖民風格語彙的裝飾，少部份選擇西化外觀的殖民風格建築，傳統民宅營建觀念與精神，內斂在建築上的傳統觀念與意涵，巧妙地被金門在地的匠師們取捨後保留了下來，為金門洋樓增添了傳統精神基因，傳統營造的轉化與包容，不經意保留下有形與無形的文化資產，亦間接保留了這時代的營建文化。

金門傳統閩南建築與洋樓，在1949年戰地限制開發下，高密度地被保留，目前更有一百多棟洋樓在兩岸敵對的砲火下，殘存下來，成為金門文化記憶裡的特殊景觀，是金門不可抹滅的歷史印記。

民國八十八年，台灣921地震，許多具有歷史價值的建築一夜傾倒毀壞，文建會次年發布「歷史建築登錄及補助辦法」，喚醒地區民眾對於文化的重視，也讓座落金門的洋樓擠進其中，民國九十八年全縣已登錄53幢洋樓類型的建築，洋樓類型包括五腳基洋樓、凸龜洋樓及三凹壽洋樓，另有傳統古厝變形起疊樓的形式及番仔厝。這些洋樓中，由碧山陳睿友等人辦學，僑匯回鄉興建的睿友學校與後浦建築立面泥塑做工精美的陳詩吟洋樓已指定為縣定古蹟，此外有十多幢經修繕，活化再利用後作為展示館、民宿、餐廳、賣店等，透過民間與政府間的努力，賦予它新的生命詮釋，讓不少來金的遊客及本島的居民，重新喚起歷史的回憶，本書透過多位攝影者的角度，重新詮釋金門洋樓的面貌，爾後，也希望讓每一幢洋樓找回昔日的風采，讓金門豐富文化的底蘊，更顯活躍與生機。

文化局局長

李錫隆



# 金門縣地圖





洋樓形式古蹟與歷史建築所在聚落位置

# 目 錄

局長序	2
金門洋樓建築導讀	8
找尋金門洋樓的南洋文化基因	18
金門洋樓采風	
A. 縣定古蹟	36
B. 歷史建築	40
C. 傳統建築	110





# 金門洋樓建築導讀

◎ 作者／楊仁江（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及臺北藝術大學建築及古蹟保存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在**金門的傳統建築中，洋樓是最具風格也最引人注目的一種空間形式之一。它不僅保有特殊的時代意義與文化背景，同時具備了華洋共構與中西合璧的建築特色。它是金門人遠赴外洋打拼至事業有成後，返鄉光宗耀祖的營建行為與極致表現；也是傳統匠師面對在地文化與西洋文化的衝擊，所整合出來的建築形式、風格與結晶；更是僑鄉金門在僑匯經濟上最詳實、最真誠的寫照。

金門因地處福建東南沿海，受到閩粵移民潮的影響，人們隨著大陸僑民出洋謀求新的發展。根據近代的研究指出，金門僑民出洋的移民潮規模最大的大約有三次：第一次在災禍頻仍不得不放洋謀生的19世紀60年代；第二次在國內政治動盪只得外出營生的20世紀10～30年代；第三次在日本侵華造成大量僑民返回僑居地的20世紀40年代。

這些僑民出洋的方式，大多由浦邊、後浦、官澳出海，到廈門搭乘火輪跨海南渡，經過大約一週的煎熬，分別抵達南、北洋各地，包括：越南、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呂宋、印尼，甚至日本等國的重要港都，其中以前往新加坡的人數最多，其次是馬來西亞。他們多以自由移民的身份，投靠當地先期移民的鄉親，在這些鄉親的引介下，從適應環境開始到找尋工作機會以至於自力謀生，進而開創出坎坷燦爛的願景。由於透過鄉親的移民管道，所以出現同鄉大多前往同一僑居地的情形。譬如：英坑、山后、新頭、成功的鄉親多前往日本神戶；水頭、金門城、洋山、後浦頭的鄉親多前往印尼；湖下、後湖、碧山、浦邊的鄉親多前往新加坡等。

這些海外僑民透過共同的信仰、共通的語言以及一脈相承的血緣，以供奉金門的守護神牧馬侯陳淵的孚濟廟為基礎，創建金門會館、組織各鄉聯誼社團或成立各行業的同業公會等，藉著宗教信仰、相互濟助以及慈善義舉等活動，凝聚成海外僑民團結的力量。更在事業有成、政經地位穩固之後，透過僑匯或返鄉，在祖籍地以改善家園的實際行動，來光宗耀祖、回饋鄉里。

僑匯對海外僑民而言，是最好的儲蓄方式，不但可以累積財富，維持家計，還可以奉養親族，改善家園，修繕房屋，投身公益，甚而滿足返鄉後安享餘年的生活。因此，遠自19世紀60年代清廷開放僑匯之後，僑匯經濟便不斷成

長；特別是東南亞經濟逐漸沒落蕭條時期，僑民對海外遠景失去信心，紛紛匯款或返鄉而達到高峰，期間也因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一度中斷，但戰爭結束後，便又迅速的恢復昔日的盛況。

改善家園最明顯的辦法，便是將具有身分地位表徵的僑居地建築風格，帶回祖籍地，植入傳統生活空間之中。透過營建匠師巧妙的安排、組合、套用與模仿，將外來的空間元素揉合到閩南樣式的裏外，形成具有華洋共構與中西合璧的折衷式洋樓風格與樣貌。

這種洋樓大規模的出現，大約起至20世紀初葉，而以20~30年代為興盛期，至40~50年代便有逐漸式微的現象。但風潮所及，至今仍有不少財力雄厚的愛慕者用現代材料與工法加以效仿，自成一格。儘管金門洋樓的起起落落，前後不過半世紀，但是對於金門建築的發展及文化風貌的形塑，卻有著相當深遠的影響。

根據近年的田野調查，在金門163個自然村及5個城鎮中，至少已發現230座的洋樓，其分布以金沙鎮數量最多達84座，金城鎮其次占68座，再次為金寧鄉35座，金湖鎮也有26座，烈嶼鄉則有17座。這些琳瑯滿目的洋樓，不僅有它母國原鄉的特質及在地性的樣貌，更以其豐富巧思的創意、真情流露的美感、雍容華貴的裝飾、天衣無縫的手法、爭奇鬥豔的特徵，表現出獨特而多樣的面貌，星羅棋布的點綴在金門的許多傳統聚落、街坊里閭、大街小巷與街屋之中。風格所及包括：民居、學校、祠堂、商店、教堂、銃樓等。時至今日，已成為金門文化資產中非常值得珍視的瑰寶。

許如中編輯的《新金門志》在「居處」條中曾提及：「金門屋宇，多從泉州，規制不大，而倍形堅固，牆以石壘，以磚砌，門戶窗牖，率用堅木，屋瓦檁桷，必求緻密，以舊多盜患，不得不然也。自鋼骨水泥之建築工程流行，僑客歸來，率多興造，故洋樓亦數見不鮮。」說明了金門的傳統建築多沿用大陸漳泉地區的大木結構，並以磚石壘牆，門窗用堅木，屋瓦檁桷緻密，成為典型的一顆印作法，所以有一落二櫺頭、一落四櫺頭、二落大厝、三落大厝、三蓋廊、大六路等形式。到了鋼筋水泥發達以後，僑客歸來更用先進的進口材料興造洋樓，因而在街弄閭里中洋樓屢見不鮮。

洋樓或稱番仔樓，通常指兩層樓以上的建築；沒有樓的建築則稱為番仔厝，主要是因為從前在地人多習慣稱呼洋人為番，所以來自外洋的器物或建築便冠上「番仔」以別於本地的器物或建築，並傳達製造或營建手法的差異。既然有差異，如何分辨及瞭解差異的內容便相當重要，這也是研判洋樓的基礎。一般而言，洋樓最主要的特徵便是在建築上注入了非在地的西化建築構造元

素。構造的方法有整棟西化、疊樓與局部西化等作法。

最道地的洋樓是整棟樓的全盤西化，在新建的鋼筋混凝土柱樑之上加裝飾豐富的山頭牆（Pediment）及燭臺欄杆的女牆（Balustrade parapet），正面或側面突出涼臺或檐廊（veranda），方形或圓形立柱及西式柱頭，或有山頭牆的退凹門面，門窗多帶有山形雨庇等。

如果無法新建，通常會在既有的傳統建築上運用疊樓的方式將西化的元素注入到空間之中。其方法有：加建有欄杆漏窗的圍牆、中西合璧的門樓、增建在主體建築的擇頭或增建在主體建築的左右側的凸規，或增建於後落的兩層空間，甚至加到擇頭的上方等不同的作法。

如果傳統建築的規制已經非常完整，但為了表達與眾不同的風貌與趣味，會在門面（Facade）上加上一些趣味的變化，用今天的語彙來說，就是門面的變臉或拉皮。對於正面有退凹（通常是明間退凹或明、次間逐層退凹）的建築而言，也許僅僅做正面外觀的變化便能滿足西化的要求，但是對於外觀平坦的立面來說，在正面加上一個跨距的涼臺或檐廊卻是常見的作法。涼臺或檐廊的平面以一字形為基本型，也就是在原有的正面之前一定距離加一排檐柱，形成類似騎樓的檐廊，依照空間的需要，可以只做一層樓，也可做成兩層樓，有點像新加坡或馬來西亞傳統市街的五腳基（five foot way or kaki lima）作法，如官澳黃氏洋樓、大古崗古崗學校。（但卻不能稱為五腳基，因為五腳基指的是連棟街屋一樓供人們通行的騎樓，而金門的檐廊多出現在獨立的單棟建築之前：一、不供眾人通行；二、大部分檐廊兩端不通；三、五腳基以橫向動線為主，檐廊則強調入口動線；四、五腳基鄰接馬路，檐廊面對前埕或天井；五、有些廊前還有形如凸窗的變化。當然，更直截了當的說，金門從來就不是英國的殖民地，實在沒有必要用殖民地的語彙來強化異國的空間意象。）

除了一字形的基本型之外，金門洋樓的檐廊平面還有四種不同的變化形：一是門廊形（porch style）、一是弓形（bow style）、一是山字形、一是環廊形（open arcades）。門廊形的檐廊，是在一字形的檐廊中央，突出長方形或多角形的門廊，形成「凸」字形平面的檐廊形式，俗稱出龜。成排的檐柱頭上可以承接楣樑，也可以用弧拱券或三心拱券。長方形門廊如：碧山睿友學校、後浦鄧長壽洋樓，多角形門廊如：碧山陳德幸洋樓。弓形的檐廊，是在一字形檐廊的左右兩側，各突出一個多角形的空間，形成如凸窗（canted window）的檐廊形式，因為平面外形像彎弓，中央退入，兩端凸出，故稱弓形檐廊，俗稱三凹壽，如：古崗董允耀洋樓、碧山陳清吉洋樓、前水頭得月樓等。

如果建築物的正面較寬，在弓形平面的中央再凸出一個門廊，便形成山字

形檐廊平面。換句話說，山字形檐廊乃是門廊形與弓形的結合體。為了強調檐廊的開闊特質，兩端通常不用凸窗，而用檐柱環圍的檐廊，如：前水頭金水國小。

環廊形的檐廊，是將檐廊由正面轉折到左、右側面，甚而延展到建築物四周，成為圍繞著主建築物的連續通廊或迴廊，其特徵是側面、背面與正面都有相同的外觀，差異只在正面或側面有強調入口的踏階、欄杆以及女牆上突出的山頭牆，如：成功陳景蘭洋樓等。

在結構上，洋樓建築多採用來自西方近代建築的鋼筋混凝土構造，並傳承若干傳統建築的結構元素，形成一種新的混和或共構結構，尤其常見於承重的構材上。例如用鋼筋混凝土灌注的橫樑與立柱，樑與樑之間不用混凝土板，而是將單向密排的木桁檁搭在樑上；桁檁上再加鋪木底板，底板上用石灰漿打底，面鋪紅色面磚做為防水、防滑又承重的地板。除了鋼筋混凝土柱之外，也有用磚造或石造的立柱加上鋼筋混凝土樑以及傳統大木結構的屋架，構成硬山或歇山屋頂，然後在山牆的山尖上，用多圓心的人字尖拱構成變化多端的天際線（所謂多圓心的人字尖拱，簡稱多心尖拱，是指尖拱兩側的弧面曲線是由許多不同圓心的凹弧與凸弧連接成趣味變化的曲線所構成，最初流行於荷蘭的傳統街屋，所以歐洲人多稱它為Dutch gable）。

由於在平面上開始有十字相交的空間出現，所以屋頂也逐漸加入縱向與橫向交接，以及屋脊高低不同的屋坡，為了方便雨水排水，在屋檐外端處理成排水溝，溝外另做女牆（parapet），女牆除了擋水的高度做有排水口以外，其餘的高度用通透的燭臺欄杆（Candlestick baluster）環圍，將造形轉換成為強調水平感的框線。最後再將有欄杆柱的柱頭，加上若干西方語彙，如：獎盃形的壺（urn），做為權勢、豪華與富貴的象徵，或用造形俏麗的祥獅，表達祈福避邪的特質，加上入口上方玲瓏有致的山頭牆主題的強化，西化的風格便油然而生。

為了使造形產生流線的感覺，女牆欄杆的外觀也可以從一字形變化成具有凸弧與凹弧的書卷形，以與山頭牆上的凹凸曲線構成具有連續感的輪廓。為了強調天際線的起伏，女牆欄杆可以從山頭牆下穿過，也可翻過山頭牆上，成為外圍輪廓重要的部分。前者如：浦邊89-1號何肅闕、何肅坡洋樓；後者如：浦邊35號碧月軒。如果再將立柱上端的檐牆做成大小不等的圓弧形拱券（通常隨柱距的大小而有寬窄的不同，中央較寬，兩側較窄），甚至取代水平的橫梁，檐廊的外觀便具有連續拱券形成的拱廊特色，如碧山陳德幸洋樓、西浦頭莊永福洋樓等。

瞭解了洋樓的種類，接著便可以從建築構造方式由下而上來進一步認識洋

樓的構成元素與特徵。穩定洋樓最重要的元素是基座，常見的洋樓除一字形檐廊以外，大都有稍高的基座，為了方便出入，在中央門廊前常做有3～5步的踏階（也有做到7步的特例，如成功陳景蘭洋樓），左右並有石造扶手，偶而也在扶手下設燭臺欄杆。為了避免跌落，左右檐廊的柱間也常設有成排的燭臺欄杆。

做為承受垂直力的立柱，在洋樓中的形式相當豐富。在材料上，除了利用天然的花崗石柱做成方形、六角形、八角柱外，還有用鮮豔的紅磚砌造成圓形、方形、亞字形等不同截面的立柱以及用鋼筋混凝土塑成方形、十字形、圓形、八角形等截面的立柱。這時期的鋼筋混凝土柱還沒有用清水模的例子，在水泥的表面通常敷以洗石子面，或用印模做成花式圖案，或用凹凸塑紋彩繪成鮮明的幾何圖案，甚至塑成文藝復興時期最流行的仿粗石砌（rustication）的感覺，當然也有不少利用不同的質感及色澤來表達裝飾圖紋的例子。

柱頂端常做有柱頭，以便承接楣樑，或用柱頂板與來自不同方向的拱券相連接。柱頭幾乎不用希臘三柱式或羅馬五柱式，多以寬厚或逐層出挑的柱頂板（abacus）取代。當柱頂板做為拱腳墊（impost）而凸出拱肩（spandrel）時，凸出的這一段「短柱」經過雕塑修飾後便成為特有的柱頭形式，包括幾何圖案、花卉圖案或天使、印度兵等浮雕泥塑圖案。

柱頭下的柱身，多為平整或略做凹刻隅角，也有仿作西方柱式常見的凹線槽的例子。大多數的柱子底下與臺基接觸的部分，都做有柱礎或柱珠。柱礎多採用西式的放腳作法，以加大面積減輕壓力；柱珠則多沿襲閩南傳統建築的作法，有圓形、鼓形、凳形或碗形等。

柱子有的只做在一樓，也有一、二樓都做；但有樓的柱子，多用橫向的檐板或橫樑加以分隔，沒有直通二樓的例子。因此，不論一樓或二樓的洋樓，在造形上都呈現出水平延展的感覺，只有在門廊形和弓形的檐廊建築因為突出部較窄，立柱間距較密，相對的使正面出現較具垂直感的強調。

紅磚壘砌的磚柱，是所有立柱中可看性最高的柱式，除了色彩呈現鮮艷的磚紅色系之外，經過水磨的圓形柱身，砌作細膩，柱珠、柱頭還利用疊澀出挑的方式將平磚逐層挑推出，或用45度豎砌和平砌方式形成柱頂板下具有鋸齒狀造形的柱頭。

在一般建築中，牆與柱的關係，可分為三種，一是牆在柱前；一是牆在柱與柱中間；一是牆在柱後。牆在柱前只見牆不見柱；牆在柱與柱中間，因為牆厚較柱身為薄，所以可以看見垂直的立柱以及被分割的牆面；牆在柱後因為牆不被柱分割所以可以成為橫長形的整體，但正面會形成一排獨立列柱所建構的鏤空空間，當光影照射到正面時，能產生較深的廊影，給人深宅大院的印象。

由於受到結構的限制，金門的洋樓沒有第一種牆面，而以第二種牆面最為常見；一字形、凸字形及弓形的檐廊則可視為第三種牆面的變形。

牆是洋樓外觀中面積分布最廣的空間元素。傳統建築不論是三合院或四合院，都以天井為生活行為的中心，門廳、正廳及櫺頭等空間都環圍在天井四周，形成封閉而內斂的生活形式，面外的牆面其實是這些空間的背牆，也是堅實的靠山，所以常用厚實的牆體包被，除了開窗以滿足室內採光與通風或偶而出現偏門以供橫向連繫之外，便是以防潮、防曬及防音等功能為主的實體，對於由正面或中門出入的人們而言，側面及背面外牆已經不是視覺的主體，因此除了山牆的山尖之外，一般都不會有太多裝飾或牆面的特殊處理。

然而在洋樓出現之後，受到檐廊端點轉折及欄杆女牆環圍四周的影響，側面與背面已逐漸改變傳統以正面為主的觀念與樣貌，加上屋頂山牆、山花、窗戶雨庇曲線與出檐的陪襯，以及對空間整體感的要求遠超過傳統建築，使得環視的效果更加明顯，如果再考慮正面處理的繁複與多樣，整座洋樓的外觀便從聚落族群中脫穎而出，而有獨樹一格的風貌。如碧山陳清吉洋樓、陳德幸洋樓、成功陳景蘭洋樓、山外陳期宰洋樓等都是典型的代表。

牆面的作法基本上都以正面為處理的重點，以柱與柱間的範圍為單位，在窗洞或門洞以外的空間塗布一層洗石子表面，利用寬勾縫、凹凸、色粒及不同的幾何圖紋，來進行美化。美化的圖紋經常是明間與左、右次間不同，一樓與二樓也有很大的差別。例如前水頭的得月樓，二樓用洗石子妝點，一樓正面卻用相當考究的紅磚花式砌，砌成壽福祿三大字，側面更用彩色磁磚貼面，使整個出入口顯得格外富麗堂皇。有時牆面的美化還擴及柱身及柱頭，包括處理成假柱或附柱，或將柱頭部分浮貼天使、渦形飾或花草紋等浮雕圖案，或在柱身上仿塑成凹凸明顯的線框，框內塑行書、草書等字體，做成類似傳統風格的門聯或楹聯，或在入口大門上塑成橫額，中用剪黏彩瓷或灰泥塑成堂號或圖紋等。牆面收頭的頂檐，以橫線條逐層出檐來分劃上下層空間，檐下常有凸出的鯉魚吐水出水口或用成排花色精美的上釉瓷磚做為貼面，使牆面看來宛若完整的畫堵，如：浦邊35號碧月軒。

為了使室內得到良好的採光，或為了強調西式大窗的壯闊，有時柱與柱間所夾的牆面的大部分都會被窗框、窗臺及窗楣等占滿，形成各面都是滿窗的形式，這時牆的分量已減至最低，因此只要用素色加以處理即可，頂多只在檐下或柱上加上些許裝飾，因為凸出的柱、窗框、三角窗楣及窗臺與退凹的牆和長長的窗扇，形成雕刻式的強烈對比，足以表達西化的尊榮與意境，如金城鄧長壽洋樓、后宅王金城洋樓等。

當然對於整面牆多已鏤空的環廊形檐廊而言，表層牆的意象已被拱券及燭臺欄杆所取代，這時，等高而不等寬的圓拱（round arch）、弧拱（segmental arch）、橢圓拱（elliptical arch）、三心拱（three-centered arch）等拱形曲線便成了外觀最大的特色。這些拱券除了清水磚拱之外，多數水泥或泥塑的拱券，都處理成逐層退凹的拱線。有些甚至利用拱券、楔石（keystone）與拱石（voussoir）的特殊砌法與凹凸來表達造形的美感與力感，如成功陳景蘭洋樓、頂堡翁氏洋樓、浦邊何永祥洋樓等。

退入檐柱之後的內牆，除了用來開設門窗之外，最大的用途便是做為炫耀財富或表達品味的所在。除了傳統趣味的表現，如門窗框、窗檻、楹聯、堂號的處理之外，牆堵的飾面，決定了檐廊的可看性。由英國傳入殖民地，再由殖民地引入金門的維多利亞彩釉面磚，成了貼面最好的材料。常見的彩釉面磚除了表面光滑的釉面材質之外，還有表面具有凹凸的立體感，能表達二方連續或四方連續特質的圖紋面磚，其特點是能永保新鮮豔麗，不受陽光照射的影響，而失去光澤或褪色。因此，在洋樓中常見選用不同圖紋的拼砌，而建構出花式牆堵的案例，如碧山陳清吉洋樓、前水頭得月樓等。

門窗是傳統建築用來採光、通風及出入的主要設備元素。傳統建築因為玻璃製造不易，因此面外多用石雕漏窗，面內輔以實心木板門窗。金門洋樓的出現已在玻璃製品普及之後，所以大都改用玻璃門窗。原有的石條門窗框，受西化影響，增加了凹凸線腳、鐵條窗及突出的窗臺與雨庇。傳統平直的雨庇，開始產生造形上巨大的變化，不僅灰泥線腳層層突出明顯，有些還在雨庇與窗楣之間加上飛馬、鹿、蝴蝶、蝙蝠等豐富的泥塑圖案，形式變化多端。雨庇的造形計有：一字形、單弧形、三弧形、火焰形、五弧形、尖弧形、八字形、窗簾形、肩拱形、三角楣、花式等不同。例如：歐厝歐陽鐘遠洋樓的窗子採用單弧形雨庇，大門上方則採用三弧形雨庇。又如，青嶼張自來洋樓側面窗用三弧形雨庇，正面窗一樓用三角楣雨庇，二樓用形象複雜的花式雨庇。浦邊35號碧月軒一樓窗用尖弧形雨庇，二樓窗用三弧形雨庇。前水頭39號洋樓一樓窗用傳統石條窗，二樓窗用尖弧形與八字形雨庇交互使用。金城鄧長壽洋樓正面用三角楣雨庇，側面用一字形雨庇。碧山陳德幸洋樓側面一樓窗用三弧形雨庇，二樓窗用尖弧形雨庇，背面一樓窗用尖弧形雨庇，二樓窗用三弧形雨庇等。在所有洋樓中雨庇最為複雜的便是前水頭得月樓銃樓上的銃眼雨庇，計有平眉雙眼形、弧拱尖拱並用形、弧拱肩拱並用形、五弧形、雙尖梅花拱型等多種有趣的變化，最特殊的是雨庇下所開的不是大方窗，而是造形奇特的圓形小銃眼。

拱券是涼臺或檐廊式洋樓的主要特色，最簡單的拱券為平拱，基本上是以柱樑為架構，只在樑端略收斜邊而成，柱頂板與樑底部接觸，如碧山睿友學

校。其次是做成微彎的弧拱，也就是弧的高度小於半徑的拱券的單圓心拱券。當每一個弧的高度相等，但柱間距變小時，只要增加弧的彎曲度即可，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成功陳景蘭洋樓，入口做成左右較窄、中央較寬的拱券，以與其他等跨距的弧拱有別。再次是圓拱形，也就是弧的高度大於半徑的拱券。為使柱距大小不同時的弧高能相同，較寬的拱券必須做成橢圓拱或三心拱，由於弧拱有較大的曲度，造形上較為柔美細緻，如山外陳期宰洋樓、碧山陳德幸洋樓的二樓等。

山頭牆是位於洋樓正面的女牆上，用以表達入口意象或建築物的主體地位的牆面，通常高出女牆許多，而且要以造形獨特為要件。大多數山頭牆的外形多呈山尖形，但為了輪廓線的美感與變化，兩側都會用凹凸反曲的弧線彼此連接做成各種多心尖拱的變化，有些甚至採用平頭形、單弧型、火焰形、五弧形或另加一層凸出的三角楣，形式千變萬化、不一而足。山頭牆內的圖紋是洋樓中最搶眼的部分，除了標明建造的年代之外，還用國旗與黨旗或青天白日徽章來反映出愛國愛黨的情操，如：碧山睿友學校的山頭牆以三角楣做為山尖，尖頂金球左右塑捲草紋及雙螭；楣中塑旭日，楣下繪有交叉的中華民國國旗、中國國民黨黨旗與飄帶，左右下方刻有奏樂童子一人，中央一大二小的矩形窗，窗下塑橫額一方，題「睿友學校」四字，係用黃棕色剪黏彩瓷拼貼而成，為1936（民國25）年所建。

前水頭42號黃氏兄弟洋樓從入口山門便設有八字形的山頭牆，牆內浮塑雙獅吉果。主要房屋正上方的山頭牆呈火焰形，內塑長方形橫額，內題「紫雲衍派」四字，左右塑忍冬草紋，草下左右各有張口狗頭一個，作用與旁邊的鯉魚吐水功能相同。

前水頭黃輝煌洋樓的山頭牆也以三角楣做為山尖，左右各用雙反曲線做成窗簾拱形，三角楣內安時鐘，左右用花草紋裝飾。三角楣下方有歐式建築常見的渦形飾（cartouche），做為權勢的象徵，在中央鼓起的卵形飾中，浮塑「中華民國二十年」等字樣，左右還有花束、雙獅、雙鳳及雙天使等雕塑，形象生動，與其下的楣樑所塑的雙龍戲珠形成完美的整體。

后宅王金城洋樓的山頭牆頂端用雙柱支撐三角楣，雙柱下採用自由索曲線，雙柱間做牛眼圈，柱邊頂著雙獅，其下則凹塑「中華民國」四個大字及「廿一年」三個小字。造形莊嚴華麗的成功陳景蘭洋樓，拱與柱的比例雖然粗壯，但凸出女牆的山頭牆外形卻相當柔美，牆頂採用簡潔的梅花形拱的五弧山頭牆，內塑交叉的中華民國國旗與中國國民黨黨旗，左右各有稻穗一束。山頭牆下的女牆上塑有「景蘭山莊」四個大字，並有「西元二〇〇六年重建」的落款。

利用女牆來創造出橫向感覺的概念來自歐洲文藝復興的建築，女牆通常用

橫向的扶手欄杆及縱向的望柱構成。望柱上常用獎杯造形的壺或松果，以象徵權貴，兼具天際線的美化功能，有時也以成對的祥獅或天使做為凸出的圖騰。扶手下的欄杆，是使女牆保有輕盈通透的重要構件，以往人們都以形狀類似花瓶，而稱它為花瓶欄杆。其實，按照歐洲建築的說法，這種欄杆是從古羅馬的燭臺演變而來，到了十六世紀發展成形以後，多用在女牆或樓梯的圍欄上，一般可分為單燭臺（single baluster）和雙燭臺（double baluster）兩種，燭臺的造形雖然千變萬化，但脫不開燭臺座、燭臺腹與燭臺頂三部分，其輪廓線多用稜混線腳構成，不論凹凸或形狀如何，在製作上這三者都必須等寬，且以燭臺腹的圓心在 $3/8$ 位置時最美。如果以中央為基準，將兩個單燭臺座正反相連，就形成雙燭臺欄杆，只是在金門洋樓的女牆中，至目前還沒有發現雙燭臺欄杆的案例。燭臺欄杆的變化以燭臺腹最為多樣，除了一般常見的圓形之外，還有做成菱形腹身並在四面塑出精美的花樣。在材料上，除了水頭黃輝煌洋樓、黃氏兄弟洋樓、歐厝歐陽鐘遠洋樓等用綠釉燭臺欄杆做成外，大多採用水泥塑造（內加補牆鋼筋），並與扶手及女牆結為一體。除了橫向的扶手之外，燭臺欄杆的造形各不相同，尤其在燭臺腹的稜線上更具凹凸的變化，例如金城民族路210巷12號洋樓，燭臺腹上移至 $6/8$ ，同時入口的上方不用山頭牆，而直接將女牆彎成書卷形，產生另一種鏤空的效果，兼具山頭牆的意象。如果這種女牆再配合山頭牆的曲線變化，將扶手也處理成彎曲的弧線，或由牆的上下穿過，使女牆與山頭牆一氣呵成，在規律中增加無限的趣味與美感，便形成了金門洋樓在天際線上的最特殊的表現。

總括來說，受到殖民地西洋風格的影響，金門洋樓在傳統營建工法與思維上，受到不少衝擊，也產生了許多變化。但因樓高只有一、二樓（除了前水頭得月樓的銳樓以外），所以基本上並沒有脫離西方文藝復興時期以中軸線向左右對稱的橫三段設計方法，透過閩南傳統建築中經常出現的左右成對元素及空間的洗禮，以及西方代表財富與權貴的圖騰化表徵，加上在地傳達避邪祈福與吉祥隱喻的符號化、理性與非理性的整合，形成地域性風格與斷代性強烈的洋樓文化，星羅棋布的點綴在金門傳統聚落與古市街之間，成為今日耐人尋味的景點，也成為戰地金門文化資產另一顆閃亮的明珠。

從建築與都市影像的觀點看，金門洋樓是一個值得保存與深入探討的主題，由於它具有許多一般傳統建築罕見的特色，有豐富的文化內涵、有精美的裝飾細節、有多變化的空間組合以及繁複的建築類型，加上金門特有的陽光與空氣，古樸而沒有人為破壞的環境，成為攝影愛好者獵影的天堂，也是城市旅遊者的最愛。正因為如此，如何在最佳時機觀賞或攝取金門洋樓的風采，在最好的時空環境下欣賞金門洋樓建築便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